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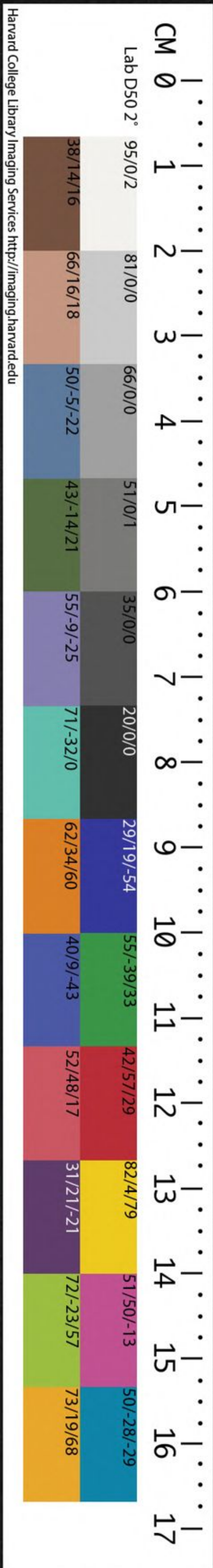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Y 11 1951

03

TU35/5942(3)

四







毛詩日箋卷四

勾吳 吳 松齡 學

節南山之什

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不弔不卹也言不為昊天所卹毛氏訓弔為至非是諸家言之詳矣不宜空我師鄭氏曰不宜使此人居尊官困窮我之眾民也呂氏曰空我師如空其國空其地之類蓋曰人之類將滅矣甚言之也其說是矣而嚴氏以空為曠曰昊天不見愍弔乎不宜曠我太師之官也於義亦通不若舊說穩當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  
小人殆瑣瑣姻婭則無膺仕

朱子曰言尹氏委政於小人而以其未嘗問未嘗事  
者罔其君也故戒之曰汝之弗躬弗親庶民已不信  
矣其所弗問弗事則豈可以罔君子哉當平其心視  
所任之人有不當者則已之無以小人之故而至於  
危殆其國也瑣瑣姻婭而必皆膺仕則小人進矣按  
朱子從舊說以君子指幽王其解極明暢當從而嚴  
氏謂此君子正對下文小人言之謂人之邪正也亦  
有理嚴氏曰君子所見者遠若迂闊若遲鈍世每訕

笑之以爲不可用不知用之則安富尊榮小人所見  
者近敏捷可以集事諛佞可以悅意世主每甘心焉  
不知小人用則國危矣勿誣罔君子以爲不可用勿  
信任小人以自取危殆文意燎然權姦欲擯斥君子  
君子無罪可指必以好名無實排之所以罔君子者  
千載一揆也

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

誰秉國成諸家或以爲責幽王或以爲責師尹竊以  
爲責師尹者尤近情不自爲政即所謂弗躬弗親也  
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嚴氏曰世亂則一身無所容若見天地之狹如唐詩云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也

方茂爾惡相爾予矣既夷既懌如相疇矣

舊說謂小人喜怒之不可期是也嚴氏以既夷既懌爲規之以善似不然

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舊說不懲其心指尹氏而嚴氏謂指幽王舊說爲是蘇氏曰尹氏猶不自懲艾乃反怨人正已者言其爲惡無已時也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

嚴氏曰繁霜則天令乖訛言則民思亂其說似矣然觀下文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則所謂訛言者乃變亂是非之小人非思亂之民也姚舜牧曰政行慘虐而又欲箝天下之口故造此姦僞之言耳不曰執政而曰民者不敢斥言也得之

瞻彼阪田有苑其特天之杙我如不我克

鄭氏曰我我特苗也天以風雨搖動我如將不勝我謂迅疾也而歐陽氏謂是詩人之自我言瞻彼阪田之苗有特生者乃苑然而茂盛今我獨立於昏朝而勢傾危天之杙我惟恐不傾也朱子曰亦無所歸咎



之辭夫以我爲我特苗終覺未安後說是也  
今茲之正胡然厲矣

正鄭氏以爲長諸家不取是也歐陽氏謂正政古通  
用言國之政惡也王氏謂是邪正之正言今之正道  
何其危也二說俱可從

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愚謂詩人之意蓋言能謹其始雖踰絕險安有不意  
之患乎

仳仳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天是椽

朱子曰仳仳然之小人既已有屋矣蔌蔌貧窶者又

將有穀矣而民今獨無祿者是天禍椽喪之耳李氏  
曰小人之幸則民之不幸此皆本註疏舊說也而歐  
陽氏曰彼仳仳之小人蔌蔌之貧窶者初猶有屋穀  
以生而今民無祿食愚玩民今之無祿語意若謂嚮  
者尚足聊生也歐陽之解尤爲婉切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

毛氏曰時是也王氏曰言皇父所爲自以爲是與朱  
子之解農隙之時不同然諸家多從之者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憇遺一老  
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鄒忠肅曰向在東都畿內而此時周尚都西鎬皇父  
既總集朝權何肯舍此而徂彼夫亦見西戎方強王  
室方騷自知負天下之怨而營狡窟以自固耶且如  
鄭桓公亦賢司徒也謀何所可以逃死乃東寄孥與  
賄於虢鄆蓋當時諸侯皆有鄆塢之營焉而皇父實  
爲之備其背公植私如此 姚舜牧曰卿士安得有  
三卿曰擇三有事亶侯多藏者擇取三卿中附已者  
聚斂以益其富也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

朱子以爲黽勉從皇父之役乃承上二章而言而諸

家皆言賢者黽勉以從王事於義亦得

天命不徹我不敢傲我友自逸

蘇氏曰天命之不通我知之矣然而不敢傲其友之  
自逸所謂知其不可而爲之者也

弗慮弗圖

諸家多指天言謂天曾不思慮圖謀而降此酷虐蘇  
氏曰被災禍者無所歸咎之辭豐城朱氏曰姑爲怨  
天之辭以發端是也而李氏嚴氏則指幽土謂王不  
能恐懼修省以回天意亦通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



鄭氏曰棘急也而何楷曰人皆曰往仕耳殊不知仕途甚多荆棘動輒遭刺且有凶危也似比舊說爲優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鄭氏曰君臣之謀事如此與不行而坐圖遠近是于道路無進于跬步何以異乎諸家多從之是已而嚴氏曰如人欲行路必問於曾行之人非行邁之人而與之謀宜其無得於道路之事也其說更覺婉啗

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舊說皆以先人爲文武歐陽氏曰既以先人爲文武而有懷二人又爲文武不應重復其言而無他義念

昔先人謂思宣王也李氏嚴氏亦以先人爲宣王二人爲文武言宣王能永懷文武之烈以致中興觀四章有無忝所生語則先人之爲宣王無疑也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螺贏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此章嚴氏謂刺幽王之黜其子最得詩意鄭氏以教誨爾子爲教誨萬民甚迂

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歐陽氏曰幽王愚暗不曉民事至於握粟問人曰此粟何白而能成穀謂不知稼穡之艱難猶今世謂愚



人云菽麥不分也李氏曰桑扈不食粟苟握粟以試之自何能食乎不能也二說俱覺牽強不若朱子曰握持其粟出而卜之曰何自而能善乎根上宜岸宜獄說來語意平穩按史記日者傳云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是古以粟問卜也

弁彼鷩斯歸飛提提

提提毛氏以爲羣王氏以爲安朱子曰羣飛安閒之貌是兼取二義也何楷曰歸飛二字興意在此鳥得所歸而飛不若宜曰之被放逐而無所歸也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何楷曰我之不得於親疑天實使之我何所得罪於天而至是乎且不知我之所以得罪於親者其故安在乎遲回自審以探被放之由非謂自反果無缺也心之憂矣終將何道以處此故曰云如之何乃無聊賴之極而思欲補救之辭朱子謂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亦非也

跖跖周道鞠爲茂草

朱子曰跖跖周道則將鞠爲茂草矣李氏曰以周道之平易而盡鞠爲茂草見其國之將亡也猶漢伍被謂淮南王曰臣將見宮中荆棘露沾衣也皆預言之



耳此說是也長樂劉氏云諸侯無復來者故生茂草  
辭意稍拙矣

苑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漙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  
知所住

舊說柳茂則多蟬淵深則多葦言物之大者無所不  
容而王獨不容其子使漂然如無繫之舟不知所極  
也嚴氏曰蟬鳴於柳萑葦生於淵言物皆有所依也  
我獨如不繫之舟無所依泊不知所至也二說俱通  
而嚴氏取喻更切 孔氏曰於時太子奔申則是有  
所至矣言無所至者棄儲君之重而奔竄母家非太

子所當至故也

譬彼壞木疾用無枝

朱子云宜白獨見棄逐如病傷之木憔悴而無枝不  
若諸家云幽王斥后放子內有蠹病而外無附枝也  
至鄭氏云太子放逐而不得生子則陋矣

伐木倚矣析薪杙矣

舊說謂伐木必倚其顛不欲妄踣之析薪必隨其理  
不欲妄挫之今王之遇太子不如伐木析薪也先儒  
俱從之而嚴氏曰倚釋文云從後牽也杙錢氏云以  
手離之木本附著於本根伐木者既以斧斤伐之又



以繩索牽拽之以倒其木使絕離其本根又薪本一木相聯屬析薪者既斧之又以手杪而離之使一木析而爲二皆喻幽于父子天性本附著聯屬爲一體而讒人橫離絕之也似于上下文讒人離間之意尤切

匪其止共維王之邛

朱子曰讒人不能供其職事徒以爲王之病而已此說本於鄭氏嚴氏曰爲人臣止于敬此讒人非止于敬徒爲王之邛病二說俱可從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

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焉字歐陽氏讀作煙後儒多從之呂氏曰善人易搖而難立護之當如護柔木讒言易入而難忘聽之當如聽行路之言人之聽往來行路之言者或歌或詈如風過耳心焉嘗數之乎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既不爲所惑坐見其情態也李氏曰蛇蛇安閒也小人之情不可測安閒而爲大言也出自口矣此與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同言之好惡惟其口之所出曾無實巧言如笙中之簧以悅人出其言曾無媿恥以見其厚貌深中也



何人斯篇

逸齋詩補傳曰小弁巧言何人斯巷伯四詩皆被讒而作小弁曰君子信讒如或疇之巧言曰亂之又生君子言讒巷伯曰彼譖人者亦已太甚獨何人斯終篇不及讒譖一字而其意則多疑畏如曰不入我門不入言才不充其身還而不入或取飄風以喻其暴迅或取鬼蜮以喻其陰賊至欲出三物以詛爾斯作好歌以極反側可謂迫切矣蓋小弁三詩皆顯被讒譖也詩人亦顯斥之何人斯之譖乃出於同列之暴么故蘇公陰被中傷初不見其形迹久乃知之正如

飄風雖摧敗萬物而風之形終不可見又如鬼蜮之傷人鬼固無形可見而蜮潛伏沙中射人之影亦不得而見也讒言陰中其實如此胡逝我梁不入我門鄭氏曰梁魚梁也詩補傳曰梁不必魚梁凡上川而居者必設橋梁以便出入下言不入我門則門外之橋梁也不愧于人不畏于天諸家皆謂責譖人者縱不愧于人獨不畏于天乎歐陽氏謂蘇公自省內無所愧畏夫賢者被譖必反而自省歐陽之說是也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李氏曰喻小人往來無節如飄風之



起胡不自南胡不自北歎已適遭之也其猶不自我  
先不自我後亦是歎已之所遭胡爲而逝我梁祗所  
以攪亂我心耳辭意最妙嚴氏曰彼人如暴起之迴  
風又不自北又不自南言無準也喻讒者之反覆不  
測也亦通 有覲面目視人罔極李氏曰言終必見  
我胡爲而爲此國語曰面而覲然注曰面目之貌後  
世用此語以爲愧恥非也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

蘇氏曰南箕非箕也因其有是形而命之耳讒人之  
誣君子亦必因其近似而遂名之李氏曰古之論虛

名者多說南箕也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  
不可以挹酒漿徒有其名耳嚴氏曰箕東方之宿考  
星者多驗於南方故曰南箕

楊園之道猗于畝丘

毛氏曰猗加也王氏曰楊園下地以况卑人畝丘高  
地以况大臣欲陵畝丘則必道楊園言將譖大臣必  
始于卑人

谷風之什

谷風篇

黃氏曰古說以谷風爲東風嚴氏方以爲大谷之風



觀後章言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則非東風矣嚴說良是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此詩諸家大約有二說呂氏曰莪蒿不能報天地之生育猶人子不能報父母之劬勞孟郊詩云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此一說也嚴氏曰始生爲莪長大爲蒿莪至蓼蓼然長大之時則非莪矣乃蒿也其始爲莪猶可食其後爲蒿則無用喻父母生長我身至於長大乃是無用之惡子不得終養也此一說也愚玩匪莪伊蒿語意乃孝子感物而自怨其身之辭後

說是也

餅之罄矣維罍之恥

王氏曰餅譬則民也罍譬則君也餅之罄則罍之恥民之窮則君之羞嚴氏曰餅小喻子罍大喻父母餅罄竭則罍無資爲罍之恥猶子困窮則貽親之羞二說俱有理但序云刺幽王則從前說爲是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

嚴氏云孝子行役觸目悲傷是也不必定言虐政之病人

大東小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



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大東小東舊說謂大小皆取于東朱子獨以爲東方大小之國嚴氏從之是也糾糾葛屨可以履霜言民窮乏之甚佻佻公子行彼周行言雖貴者亦奔走道路曾無休息耳嚴氏云不耐勞苦之公子亦復弊屨以履霜不必然也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鞞鞞佩璲不以其長

諸家之解多不同總不若朱子云東人或饋之以酒而西人曾不以為漿東人或與之以鞞然之佩而西人曾不以為長極得西人驕橫之狀姚舜牧曰西人

進益多受用大將物事不當物事看也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皖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啟明西有長庚有捩天畢載施之行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歐陽氏曰言我譚人困于供億其取于地者既已竭矣欲取于天又不可得也嚴氏曰始言民力已竭恐自天而 耳猶言天雨鬼輸也終言罄盡無物雖天神下取亦徒然耳甚言其窮乏也  
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二句殊難解諸儒之說雖多未必是詩人之意惟王  
肅曰征役過時曠廢其祭祀我先祖獨匪人乎王者  
何爲忍不憂邇使我不得循子道詩中雖無大夫祭  
祀之事然左傳文十三年鄭會公于棗請平于晉  
鄭伯與公宴于棗子家賦鴻鴈季文子曰寡君未免  
于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  
之四章鄭伯拜公答拜杜注謂文子賦四月義取行  
役踰時思歸祭祀不欲爲還晉孔叢子載孔子曰於  
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王肅之說似有依據  
我從事獨賢

黃氏曰賢多也王雪山曰言其勞獨過於人也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  
營四方

謝疊山曰此詩本爲役使不均獨勞于王事而作此  
章乃曰天子嘉我之未老善我之方壯喜我旅力方  
剛而可以經營四方故獨見任使反以王爲知己忠  
厚之至也嚴氏曰四牡彭彭然不得休息王事傍傍  
然不得已其役蓋甚勞矣幸我未老而方壯衆力方  
剛強耳目聰明手足輕捷尚可以經營四方也不然  
豈能當此勞苦乎亦通



小明篇

篇曰小明者歐陽氏曰大雅明明在下謂之大明小雅明明上天謂之小明自是名篇者偶爲誌別了不關詩義也念彼共人諸家謂念彼隱居不仕之人此蓋泥序悔仕于亂世之語而爲是說耳實則詩中但有懷歸之情而絕無思隱之意也當從朱子以爲念其僚友之處者蓋前三章之共人即後二章之君子大夫久役在外因念僚友且又勗其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懷歸固是至情勞苦實其職分嚴氏曰以已之自處者告其同志得之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

憂矣憚我不暇何楷曰憚說文云忌難也身獨而事衆是以心焉懷憂唯忌畏我之力量難支必至於日不暇給也

楚茨篇

李氏曰觀楚茨一篇乃是思古人之意如信南山甫田大田全篇盡是思古人之詩全無一語及於刺幽王楚茨之詩亦然也嚴氏曰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皆全述古事形容其田野修治年穀豐穰祭祀禮樂之備燕飲威儀之美言之反覆而不厭者蓋詩人遐想太平之盛田家之樂惆悵羨慕恨不生于其



時所以傷今而思古也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  
何爲我藝黍稷毛氏曰抽除也鄭氏曰伐除蒺藜與  
棘自古之人何乃勤苦爲此事乎我將得黍稷焉此  
一說也後來諸家多言詩人感田野荒蕪言今有楚  
楚然繁解之蒺藜與枝條抽發之荆棘者此自昔何  
爲之地乎乃我藝黍稷之地也此又一說也黃氏曰  
若如諸家以抽爲枝條抽發則抽字當在棘字之下  
如其葉湑兮之類棘自抽耳非以人而抽其棘也今  
曰言抽其棘與言刈其楚語意正同是以人力而抽  
之刈之也非物之自抽也按黃氏之言有理宜從舊

說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

李氏曰井田之法實見于周而乃以爲丘甸之法已  
見于夏后之世何也疏云論語說禹盡力乎溝洫與  
匠人井間有溝成間有洫同也蓋稷畎澮距川與匠  
人同間有澮專達于川同也是則丘甸之法禹之所  
爲左傳云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則是十里爲成  
非周之賦法也老蘇亦以爲井田之興其始于唐虞  
之世非唐虞之世則周之世無以成唐虞啟之以至  
夏商之世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備孟子云夏后氏五



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  
以貢助徹皆本于什一若非丘甸之法何以能行  
什一之法也

甫田之什

歲取十千

黃氏曰毛傳曰十千言多也鄭氏謂一成之田十萬  
畝公田什一之法十萬取十千晦庵從之王雪山謂  
孔氏言凡詩之作非如紀事之書必詳度量之數甫  
田言歲取十千亦猶頌言萬億及秭皆舉盈數且叶  
韻耳竊謂鄭以制度言詩不若王以人情言詩也至

嚴華谷一變其說以爲百取十焉萬取千焉則分十  
千爲二事而各爲之說幾於臆度又不若鄭氏言制  
度之有據矣

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

鄭氏曰倉廩有餘民得賒貫取食之所以紓官之蓄  
滯亦使民愛存新穀自古農年之法如此蘇氏曰取  
其陳積以時發斂以助農夫之困乏諸家之說大約  
相類而嚴氏不從謂我農夫自我也非上之人取以  
食之也引七月采荼薪樗食我農夫爲証亦通但玩  
此詩文義當從舊說爲是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呂氏曰此章言省耕之時王者在上耕者在下田峻往來其間勸勞而撫摩之熙然其若一家也攘其左右嘗其旨否曰攘者喜之甚而取之疾以言其相親無間也不曰喜而曰不怒者若不敏于農則怒矣蓋其喜怒欣戚專在于農也洛人稱張全義曰張公他無所好見嘉穀大繭則喜爾正此意也 攘其左右李氏云攘却其左右亦通

曾孫之稼

鄭氏曰稼禾也謂有藁者也上古之稅近者納總遠者納粟米呂氏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土所生莫非曾孫之稼也鄭氏以稅言之陋矣

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黃氏曰萬壽無疆晦庵以為上祝下恐合依古注以為民祝君也

既種既戒

月令季冬命民出五種所謂既種也又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所謂既戒也

有滄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



此有不斂穡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定宇陳氏曰此章雨我公田不至知有已而不知有君利及寡婦不至知有已而不知有人忠厚如此其豳風之氣象乎

曾孫來止

曹氏曰甫田所言省耕時也大田所言省斂時也瞻彼洛矣篇

郝敬曰各章首句凄然有河山今昔之感與淮水同其慨歎其為刺幽王明也君子至止鞞琫有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嚴氏曰君子至此東都有容刀以

為賜子之物今觀詩中無賜子諸侯之意不若詩補傳云詩人思天子至此見其佩服之美因祝其萬年保此王室也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嚴氏曰上章既稱是子之美因贊其先世今人見有佳子弟必曰是其前人所積鍾慶於此也言是子之先君子材全德備左之則無所不宜右之則無所不有有謂所蘊不竭也惟其所有如此是以子孫肖似之詩補傳曰詩人既以賢者功臣子孫謂之之子則



卒章所謂君子乃指王者而言謂賢者既多如此左  
右取而用之無不可者君子宜之言王者所用得其  
宜也君子有之謂王者所用爲有人也維其有人是  
以當使之似續其先人不可棄絕之也二說俱可從  
桑扈篇

序曰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李氏曰觀幽  
王之時如賓之初筵之詩云賓既載止載號載呶亂  
我籩豆屢舞傲傲想見其君臣宴飲之間傲慢失禮  
無所不至此桑扈之所以刺也若夫先王之時禮教  
素行如湛露宴同姓之詩也而皆恭儉無有失禮如

曰莫不令德則無有失德者矣曰莫不令儀則無有  
失儀者矣宴同姓如此則宴羣臣可知故以湛露觀  
之則知桑扈之思古以賓之初筵觀之則知桑扈之  
傷今也

頌弁篇

幽王之時亂已迫而踈遠宗族無由進其忠告其  
族人遂作此詩因王不宴飲同姓藉以爲辭而告以  
禍敗之戒其末章云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  
君子維宴謂死已之無日相見之無幾苟今日有酒  
維以相宴而已不知其他矣諸家之說大約如此而



郝敬之解稍異頗近事情并存之郝敬曰幽王驪山之禍將作矣日與羣小酣于酒親族疎遠無由得關其忠文武之世鹿鳴樂嘉賓伐木宴朋友故忠言得上聞幽王以兄弟爲路人危亡已至而深宮之飲不休故詩人借飲酒以致願見之情而非爲酒也未章動以危言曰樂酒今夕君子維宴如後世敵兵四合而帳中夜飲亡國之慘千古一轍杜甫所謂東方漸高奈樂何也長歌可以代泣其頰弁之謂乎

營營青蠅止于樊

鄭氏曰蠅能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

是矣而歐陽氏曰齊詩曰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蓋古人取其飛聲之衆可以亂聽猶今謂聚蚊成雷也其說亦有理止于樊鄭氏曰欲外之令遠物也呂氏曰青蠅止于樊行且及于几席盤杆之間矣蓋憂之也嚴氏曰喻讒人爲亂漸至迫近當防其微也蓋後來之說益精矣

賓之初筵篇

李氏曰此篇鄭氏蘇氏毛氏王氏皆以爲先王將祭必大射以擇士將射必先行燕禮歐陽則以爲不然以謂若如鄭氏之說則是一日之內朝爲得禮之賢



君暮爲淫佚之昏主此豈近于人情哉遂以此詩上  
二章畧陳昔之人君與其臣下飲酒必賓主秩秩然  
肅恭下二章遂刺幽王之上下飲酒既失威儀又號  
呶雜亂籩豆亦無次序當從歐陽之說蓋此篇首既  
曰賓之初筵三章又曰賓之初筵首章曰賓之初筵  
者古之飲酒其禮如此而飲酒之後亦如此也三章  
言賓之初筵者言幽王之飲酒其禮如此而飲酒之  
後不如此也 彼醉不臧不醉反恥所謂一國皆狂  
反以不狂者爲狂也 匪言勿言匪由勿語何楷曰  
所不當言者勿言所不當由者勿語彼醉者雖極善

號呶然無人與之酬答則亦將廢然而自止矣

魚藻之什

魚藻篇

魚之在藻毛氏以爲得其性諸家或以爲失其性然  
觀魚之游泳藻中未見窘迫危苦之狀不若從古注  
爲安也李氏曰萬物得其性則人君亦得共享其樂  
萬物失其性則人君欲以自樂有所不能也故詩言  
魚在在藻有頌其首言萬物之得其性也而繼之以  
王在在鉶豈樂飲酒言王得以共享其樂也今幽王  
則不然此詩人所以思古而作也長樂劉氏曰夏月



毛詩正義卷四  
之時淺水生藻陽氣在上魚亦從之不潛于淵而在  
于藻也有頰其首者出游水面則露其首故見其頰  
大也有莘其尾者飽滿無虞則戲于水面既升而露  
其首又降而露其尾莘然其長矣按此解頗得物情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

黃氏曰詩多託物起興如采菽則以筐筥承之君子  
來朝則將何以予之蓋物必各有以處之故因以起  
興云爾說者乃謂采藿以待燕賜曲生枝節意味愈  
短此最說詩之病

沉揚舟紼纜維之

蘇氏曰揚舟汎汎而無所定紼纜可以維而止之天  
子之諸侯撫之則懷棄之則去亦如舟之無定耳

角弓篇

按此詩止刺幽王之不親九族耳序中好讒佞一語  
乃是衍說諸家過於傳會致本義不明惟呂氏之解  
最為通暢呂氏曰一章戒王無踈遠九族二章言王  
苟遠之非徒王族之乖離也民將化之矣三章四章  
五章遂言民皆化之兄弟宗族始則相病已而相怨  
相爭奪而不止已而暴蔑其尊老而不顧俗之薄極  
矣皆王化之也六章復歎世垂俗薄王又從而導之



猶教猱升木以塗附塗宜其易也因慨然而思上之  
化下速于應響導之以惡既易如此况於有善道以  
化之小民其有不與屬者乎七章言風俗薄宗族乖  
離其勢雖如雨雪濼濼之可畏王苟篤于親則泯然  
如雪之見日羣慝衆怨無復存矣奈何不肯降心而  
式居婁驕也惟其驕所以不降惟其不降所以九族  
不親惟其九族不親所以天下化之驕者其病本也  
八章申言雨雪浮浮見晁曰流其易消如此奈何王  
方視宗族如髦蠻而不知顧則浮浮之雪豈有消流  
之望乎詩人之所憂也 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毛

氏曰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錢氏則以爵爲酒  
爵嚴氏從之曰失意杯酒之間以亡其身如漢田蚡  
灌夫是也此說亦通但舊註平順可從不當改也  
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呂氏曰言民不知少長之義  
慢老而虐之父兄反聽于子弟所謂老馬反爲駒也  
彼慢老者獨能長少而不老乎所謂不顧其後也此  
說本于毛鄭而更覺婉暢

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諸家皆以上帝爲斥幽王蹈謂其躁動不常也理亦  
可通然不如陳少南以上帝指天曰上帝警動之矣



我無自暱就之天且俾我安之以待其改惡從善而後我始可以往也

有鳥高飛亦傳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呂氏曰前二章猶欲靖之以待幽王之改然後往朝此章言幽王之心不可測度不知其悛改之期也故歎曰曷為予靖以待之乎幽王方居以凶暴驕矜其惡日熾也

五日為期六日不詹

不過言征役踰時耳不必拘泥五日六日為說也

黍苗篇

此詩鄭氏專以營謝言諸家多從之惟王氏嚴氏兼言平淮嚴氏曰首章總言營謝平淮二役二章言營謝三章言平淮四章以下又總言之按營謝平淮皆南行之事而詩言我師我旅烈烈征師似兼言平淮矣

隰桑篇

序曰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朱子謂此喜見君子之詩詞意與菁莪相類何楷曰按此詩雖彷彿與菁莪近似然細味實有不同者以菁



我取興自中阿而中沚而中陵有離潛向升之象此  
三章但皆曰隰桑耳隰者卑下之地其非在高明之  
位可知况其樂如何云何不樂又皆未有是事而假  
設之語乎故知序解自確

白華管兮白茅束兮

諸家皆謂管喻后茅喻妾以賤承貴之義按詩但言  
二物各有所宜耳似未有貴賤之意至末章有扁斯  
石始喻妾之賤耳歐陽氏曰白華以爲管白茅以爲  
束二物各有所施可以並用如妻妾各有其職可以  
並居此說是也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

黃氏曰詩傳謂白雲水土輕清之氣當夜而上騰露  
即其散而降下者其說甚工然有雲之夜必無露有  
露之夜必無雲今所謂英英白雲露彼菅茅當是覆  
露之露非雨露之露也諸家多取之然觀歐陽本義  
云彼英英然白雲者于彼管也茅也皆覆露之而無  
所擇則其說已在前矣

天步艱難

何楷曰天步艱難以天下將亂言由王寵褒姒故天  
下將亂也詩人深見狐媚惑主乃宗社危亡所係故



毛詩曰箋卷四  
三  
欲王深思而自得之痛之至也鄒忠胤曰后實天步  
是慮豈直爲已之失意永訖發哉

有扁斯石履一卑兮

嚴氏曰扁然而卑之乘石王履之升車爲用甚卑下  
喻妾之賤安顧欲貴之于人上可乎其說是矣而何  
楷曰履之卑兮是倒句文法言此乘石也雖其處地  
卑下亦時蒙王之踐履而我獨無由與王親近則斯  
石之不如也唐詩有云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  
日影來意亦類此按此解亦有思致

瓠葉篇

序曰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饗  
饈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詩補傳  
曰頰弁之刺幽王謂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賓筵  
之刺幽王謂媒近小人飲酒無度然則幽王非能儉  
也特禮之所當行者乃棄而不用耳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汲矣

毛氏曰卒竟也鄭氏曰卒崔魏也諸家多從鄭氏而  
何楷曰上章因石路險阻不前而歎山川之悠遠此  
章言既過此石而山川之悠遠乃復如故故又歎其  
登歷何時不可盡也此從毛氏作竟字解可從



不皇出矣

歐陽氏曰謂深入險阻之地將不出也朱子曰但知  
深入不暇謀出也按前章云不皇朝是雖處勞苦之  
地而不忘君之意此云不皇出是致死于敵之意朱  
子之說爲長

有豕白蹄烝涉波矣

王雪山曰豕江豚也猪首魚身有兩細足微白湖湘  
間多有之出則雨兆

毛詩日箋卷四



